琴台客聚
潘國森

忘卻文豪三載後

轉眼間，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查良鏞先生（筆名金庸）離世已經3年。有讀者問，為什麼不見香港有任何紀念活動？難道香港廣大讀者都忘記了這位以香港為文藝創作基地的劃時代大文豪？這樁怪事其實很容易就可以解答。答案就是香港還有一些「界別」的主流是很不喜歡金庸其人其書。

首先是政見問題。近年愈來愈多香港人在政見上是不能容物，實際廁身政圈中的人物尤其如此。「小查詩人」（潘國森專用對查先生的暱稱敬稱，歡迎使用，不收版權費）的第一條「罪狀」是「親共」或「投共」。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小查詩人就曾公開反對國家發展核武一事，據說小查詩人晚年曾承認當年的觀點可能不很正確。到了1984年確認了香港將在1997年回歸中國，這13年被稱為「過渡期」，小查詩人積極參與相關的政治諮詢和起草《基本法》。小查詩人對香港政務是功是過並不是本文要討論的話題，只是筆者認為鑑賞一個文學作家的作品，不一定非得要與他文學創作以外的人生緊密掛鈎而至於不可分割。

其次是香港「受薪支公帑學界」比較輕視金庸小說，所謂「受薪支公帑」專指在大學等學術機構領薪水，又容易申請得學術研究經費的教授學者而言。香港有很多大學，大學多數有中文系或相關的學術部門，各學部中又有不少教職員以研究香港文學為業。這個「界別」的「金庸學研究」成果當然也有高質論文，不過量方面就嫌單薄。香港各大學既少有人研究金庸小說，自然不容易要這些機構牽頭去辦什麼紀念活動了。小說都未曾讀熟，又何必為金庸抬轎？

過去一段日子，間中會有傳媒來訪問，要筆者談談金庸小說的事，印象中自查先生過身之後，3年來還未遇到過。

為免旁人譏刺筆者「拍老查的馬屁」，少不免間中拿老先生來開開玩笑，大家圖個高興，其實是預先買個「保險」。到了今天，在金庸學研究的大大小小圈子入面，恐怕只有潘國森一人有膽連番取笑「老查」（這是江湖上較多人用的稱呼）。

筆者開小查詩人的玩笑沒有什麼底，曾經說過潘某人是少數對小查詩人極夠朋友而又不甚相熟的人物。單就在他老人家過身之後開講座紀念之，潘某人似乎還是全中國第一人！如果有人快過我，請讀者指教。因為內地朋友的超高效率作業，小查詩人過世後兩星期，筆者就有幸在浙江工業大學「和山青年論壇」主講了一場「不一樣的金庸」講座。我們在杭州和香港兩地一起籌備，短短兩星期就成事了，可見事在人為。

讀者或許會質疑潘某人，言道：「那為什麼你潘國森不站出來辦個紀念金庸的活動？」

答案很簡單，筆者是個窮書生，沒能找得經費和資源，再者我對小查詩人已經很夠朋友，只出力而不出錢。除非是我的老闆出資吩咐我去當跑腿，否則於任何金庸學研究相關的活動，潘國森是當慣了嘉賓，不慣做籌備和執行工作。 **《金庸辭世又三年》上**

思旋天地
思旋

幸福是奮鬥出來的

「以史為鑒，開創未來」，打從一百年前50多位精英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久經百年奮鬥，而今是已有近億黨員的中國執政大黨。打從1949年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1978年鄧小平宣布中國對外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富起來了；2012年，習近平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及國家主席後，領導中國強起來了。這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習近平總書記領導中國共產黨至今短短9年，一派欣欣向榮氣象的中國，人們期盼知道習近平總書記心中的「國之大者」是什麼？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生活。這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理念。在人們心目中，惦記着習近平總書記的眾多金句如：「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要作為一位優秀的共產黨員，就必須要具備堅強的信念和堅持信仰：「共產主義是我們黨的遠大理想，為了實現這個遠大理想，就必須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總結9年政績，可以從以上的金句中體現出來了。海內外中華兒女以及各國政要的心目中，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所取得巨大成就中，最令人振奮的是，中國打贏了脫貧攻堅戰，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有數億人口過着貧苦的生活，而今中國已擺脫了貧困，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跡。

中國不僅為本國發展取得成功，在2013年習近平倡議「一帶一路」，致力於推動各個國家共同發展，實現美好生活的夢想，充分表現了作為大國的擔當。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朋友圈不斷擴大，包括外交範圍，涵蓋了世界各地不同的政黨和主義。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中共第十九屆六中全會在近日舉行。中共中央舉行了新聞發布會，介紹了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六中全會重點研究全面總結黨的百年奮鬥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中國共產黨在百年以來用實際行動踐行承諾，帶領中國人民取得偉大成就。這將成為世界各國政黨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政黨的有益借鑒。中共將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提高黨的治國理政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和制度創新。人們確認和期待「幸福是從奮鬥中來的」，衷心擁護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一定能夠實現！

心窗常開
潘明珠

觀影啓發 文化素養

《我和我的父輩》是為慶賀建黨百年而拍的大片，未正式上映前，已從微信得知片中大咖巨星雲集，製作嚴謹出色，在內地票房大熱。有幸我這周末看了，確不負眾望！

有父母還帶讀小學的孩子去看，但鄰座有人竊竊私語，意思是孩子能看懂麼？其實生活及成長於媒體時代的兒童，他們所閱讀的不限於書本，反而更受視頻及電影等吸引，某些外語片從文學改編為電影，更令孩子有追看名著的動力。今藉觀賞優秀大電影，開闊視野，更能感受片中人情和主題內涵，正好培養青少年的良好文化素養。

記得我曾受邀出席於淄博舉行之中國國際兒童電影節暨中小學影視教育研討會，各國教育專家交流如何運用影視媒體於語文教學上，令我印象深刻。國產兒童電影《草房子》、《25個孩子一個爹》等，都引起熱烈討論；若本地影視人可把優秀影片推介到校園，必可引起孩子的學習興趣。

以這齣《我和我的父輩》為例，由於影片由4個單元故事短片組成，教學時大可靈活取其二三，用於不同年級設計，片中有童角喜劇「鴨先知」、具科幻穿越元素的「少年行」及講述父子情的「詩」，3部都很適合走進課堂。我建議觀看「鴨先知」後，讓學生開展專題設計活動。影片開首由小主角冬冬朗讀他的作文「我的爸爸」，講到爸爸為社區服務、受人讚賞及銷售藥酒成績很好等，後來才揭盅冬冬文章誇大其辭，幽默反差的畫面及風趣情節必引起熱烈回應；可開展專題「我的爸爸」設計繪圖配文章，做一次父與子的人物比較（討論：片中爸爸主意創新，但屢敗屢戰不服輸，兒子理解爸爸嗎？）

而觀看「詩」前後，可看近期神舟航天員在太空艙的活動，感受早年我國為開發航天事業，研發人員的父母輩如何艱苦奮鬥，及無私奉獻的精神，片中父親對孩子說，自己的工作是「在天上寫詩」，學生可寫詩，向中國航天人致敬。

觀看「少年行」，可引用小主角和未來機器人相處的細節討論，思考及發表意見：為什麼怕水的機器人會跳入海中救男孩？若爸爸追求科學夢，兒子會追隨嗎？

當然，對高年級的同學，我們還可引導學生學習電影的基本知識，賞析畫面鏡頭的運用，學會感受怎樣品味這齣好電影！

●《我和我的父輩》海報。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孤寒財主

認識一位小富婆，她其實也是打工女一名，由於為人勤力、聰慧及進取，很短時間內便當上高薪厚職的管理層。每月發薪後她便買金，有足夠資金便買物業，物業升值和收租便也積累更多財富，令人羨慕。

小富婆極為節儉，她的一份早餐白粥油炸鬼，每天都是一家三口分享，女兒吃半碗粥，她和丈夫撕開油炸鬼每人一半，再把半碗粥大家分吃，幾乎天天如是，多年來也如此，這是她最出名的節儉之道，行內無人不知曉。不過，她另一稱著是從不請客，不會請友儕或同事吃東西。聽說任職以來從未請下屬喝下午茶或出資慶生，連買蛋糕也不願意夾錢。大家都知道要從她手指縫中漏一銅錢是沒可能的。最為同事竊竊私語的是，公司有人家有白事，出帛金的名單上她永遠是付出最少的一個。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位她要好的舊同事因癌病入院，家人負擔不了高昂的治療及藥費而四出求助。有人轉告訊息請她協助，她竟很巧妙地表示：「我和他家屬不熟絡，會告訴他的前下屬去幫他！」這移形換影的手法實在太高超！守財如她者，也實在太冷漠了。

每想到她，另有一個畫面便自然出現於我腦中，是內地汶川大地震後，不少人到路旁的募捐站捐款。其中一位來者，大家視線範圍內都沒看到，這是一位雙腿殘廢，靠雙手協助移動身軀前行的年輕男子，他幾經辛苦走到募捐站前，遞上多張殘鈔人民幣，以他的情況生活一定非常艱難。原來他名龔忠誠，錢都是靠乞討而來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先後給災民捐款4次，合計上百元！照片在網上瘋傳，教全國人都感動萬分。

具善心和愛心，勝過擁有千萬金！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凜冬將至

刷微博，看到時尚大V在突然哀嚎，說「香奈兒怎麼又双叒叕漲價了！」這已經是這個品牌今年內第3次漲價，而且每次都能一漲就漲個15%，有經典款甚至直接就貴了一萬塊，豪氣得很。並且不光香奈兒，其他大牌也都差不多。

前兩天光顧吃過多次的湖南菜館，發現店家重新印製了菜單，與簇新的封面相匹配的，是同樣簇新的價格——幾乎所有菜價都神不知鬼不覺地上調了。待到菜餚上桌，定睛一看，菜量比以往少了一半。原來保障利潤的手段還是分上下集的。

落筆時的最新消息，香港兩家電力公司都將加價，且幅度不小，中電加5.8%，港燈則加7%。而即將到來的元旦之後，兩家巴士公司也要加價，連帶着港鐵宣告優惠結束等於變相加價，乘客出行的成本有機會貴3.8%。

以上3段說明，百物騰貴，無論身在哪一個需求階層，都跑不出資源短缺帶來的影響。而當漲價已經波及到捱「貴電、貴菜、貴車」這種最基礎的民生用品及服務時，形勢已經確實非常嚴峻。

也所以，當兩周前國家商務部發出那則通知後，一下子就引起人們極度的關注——因為它不僅敦促各地方政府做好保障供應和穩定物價的工作，而且鼓勵「家庭根據需要儲存一定數量的生活必需品，滿足日常生活和突發情況的需要。」

不管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這則通知都說明了一個事實：資源形勢不樂觀啊同志們。而就這一點來說，並非空穴來風。就在商務部發出通知大約一周前，德國一位教授也曾發表了一篇頗有見地的文章——題目是《短缺經濟時代再度來臨》，其大致內容是：世界上次發生大規模資源危機是在13年前。當時，石油價格一度升至每桶140美元。如今人類再次處於一場資源危機之中，人類再次體會到短缺是如何影響日常生活。他更提出了一個觀點——具體說，氣候變暖、人口變化和全球化這三大趨勢如今造成了7種短缺：人力、才智、（可用）土地、（清潔）能源、水、時間和權力。

上述「7種短缺」的影響往往是綜合性的，即將到來的聖誕節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比如飽受疫情造成的資源短缺所影響的英國人，早早期待着能過一個「每個加油站和超市都不排隊」的聖誕節，但卻被他們的首相約翰遜又早早潑了一瓢冷水——他說，英國目前缺少約10萬名長車司機，這導致超市貨架空空如也。其它行業如肉類加工業等，也嚴重短缺技術工人。這是因為，自英國脫歐以來，來自歐盟東部國家的大量工人已經離開了英國。沒有了這些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源，英國人的這個冬天該是很難熬。

同樣感受到聖誕節巨大壓力的，還有世界上最大的馴鹿、綵燈和其他聖誕用品製造中心——中國義烏。那裏的很多工廠正受到原材料短缺的衝擊，這種短缺只能無望地抬高生產成本。當然，義烏當地還受到了前段時間內地不少地方都曾遭遇過的電力短缺的影響。

此外還有美國。最近美國很多報章都紛紛報說，今年的感恩節晚餐，可能是這個傳統節日歷史上最昂貴的一餐。這又讓人不能不又想起日本，報道說連松屋（平民牛肉蓋飯店，以便宜大碗出名）都要漲價，以前「大」碗蓋飯的錢現在只能買「普通」碗了……

凜冬將至，請全員作好心理準備。

百家廊
戴永夏

我國古代的敬老習俗

孝敬老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過去歷朝歷代都比較重視。一些開明的封建統治者不但在全社會提倡孝道，重視和普及慈孝教育，而且制定了許多具體措施和法律制度，對老人進行愛護優待，從而使民間形成了良好的敬老習俗。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賜几杖。几杖中的「几」即小矮桌，「杖」即頂端雕有鳩鳥的手杖。皇帝把几杖作為一種特殊權力的象徵賜給老人，是對老人很大的優待。賜几杖始於漢代。漢高祖劉邦曾命人製作鳩杖賜給高齡老人，開了漢代賜几杖的先河。漢宣帝劉詢則使之成為一種制度，規定凡是70歲以上的老人，皆由朝廷賜予几杖。

這種賜几杖的敬老方式漢代以後依舊盛行。尤其到了盛唐，這種方式進一步發展。如開元二年（714年）9月，唐玄宗李隆基在長安大明殿大宴京城老人，並舉行隆重的授几杖儀式，當眾宣布：京都老人年齡90歲以上者賜以几杖，80歲以上者賜以鳩杖。天下諸州縣長官，一律在適當的時間，設宴款待老人，並按照京城的標準賜予他們几杖和鳩杖。唐玄宗這次賜几杖，遍及全國80歲以上的老人，是古代規模最大的一次。唐代以後，隨着人們生活習慣的改變，賜几杖之風逐漸式微。

賜几杖並非單純為了實用，而是讓老人擁有一種特權。持有朝廷或官方賜予的鳩杖的老人，不但社會地位相當於年俸600石糧食的地方官員，而且還可以自由出入衙門，不用繳租納稅。如果這樣的老人被人侮辱或毆打，施暴者均以大逆不道之罪斬首。這種嚴苛的刑罰，也彰顯了老人所享特權的威嚴。

賜官爵。除了賜給几杖，歷代封建王朝還以賜官爵的方式，表示對老人的尊重和優待。這種官爵，一般並無實職，僅是榮譽和地位的顯示。給老人賜官爵始於東漢年間。東漢中元二年（57年）4月，剛登上帝位的漢明帝就頒布詔書，宣布天下男子每人賜爵二級，而對三老（80歲以上的老人）和孝悌力田（孝順父母、尊敬兄長、努力務農的人）卻每人賜爵三級。此舉開了以爵位恩賞老人的先河。這種恩賜在明帝和明帝以後又實行了多次。其中有幾次是專門為三老賜爵的。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這種為老人賜爵的方式得到進一步發展，以至過多過濫。因此從南北朝起，又出現了以官職賞賜老人的方式。此舉始於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他在南巡相、兗、豫三州時，下令賜予這些地區百歲以上老人「假縣令」官職。第二年，又賜予相州百歲以上老人「假郡守」官職。這些受賜的老人和縣令或郡守處於平等地位，可以平起平坐。這種向老人賜官職的方式，逐漸取代了賜爵位，成為南北朝以後各朝主要的榮譽恩賜方式。

到了明清時期，又出現了將科舉功名賜予老年士大夫的優待方法。如清高宗剛即位不久，就在各省鄉試時，對年老落第的會試舉人賞以官銜。以後此法就成為慣例。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9月，乾隆下詔對80歲以上的會試落第老人賜予翰林院檢討，70歲以上的賜予國子監學正。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4月，又對會試落第的80歲以上的老者授以六品京官銜，70歲以上的授以七品京官銜，60歲以上或雖未滿60歲而形神俱衰者，授以八品京官銜。並規定，自此以後，每逢科舉考試的年份，參加會試落第的老年舉人都可以獲得同樣的恩賞。

賜財物。賜予財物也是古代帝王優待老人的重要舉措。古時在各種節日、典禮或皇帝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常賜予老人布帛、粟米、酒肉等，以表示對他們的關心照顧。這種敬老方式始於漢高祖劉邦，不過他優待的範圍比較狹窄。而第一個在全國範圍內賜給老人財物的君主是漢文帝劉恆。他剛即位那年3月，就向全國頒布詔書。詔書規定：全國各縣與道的老人，凡年齡在80歲以上者，每人每月賜予粟米1石，肉20斤，酒5斗；90歲以上者，另加帛2匹，絮3斤。

由於漢高祖和漢文帝的提倡，漢代對向老人賜物極為重視，也十分頻繁。兩漢共420餘年，平均每7年就向老人賜物一次，這在中國古代是十分罕見的。漢代以後，歷代王朝也都有向老人賜物的傳統，只是賜物的多少和方式不盡相同。至明朝，太祖朱元璋將臨時賜予老人財物的方式改為終身養老制度。洪武十九年（1386年）和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連續兩次頒發詔書，宣布民間老人80歲以上且貧無產業者，由國家供養終身，每月按期供給米和肉。90歲以上的老人，每年還給予衣帛，並免除他們的徭役。這種終身養老制度，比以前的臨時救濟措施有了更大的進步。

免賦役。在古代，繁重的賦稅徭役是壓在百姓身上的沉重負擔。因此有的封建王朝也給予老人的家庭減免賦役的優待。這項重要舉措，也是從漢代開始的。西漢文帝即位後，頒布詔令規定，年滿90歲的老人，可以免除家中一個成年兒子的賦役；80歲以上的老人，可以免除家中兩個人的算賦。漢武帝即位後，又進一步規定，民間90歲以上的老人，除了官府給予米粟供養外，還免除其子孫的賦役，使其子孫能更好地贍養他們。減免賦役的優待政策，自漢代延續到明清後，不但減免的力度更大，門檻更低（減免的年齡降至70歲以上），而且還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這使得延續了兩千多年的養老的社會保障，得到進一步加強。

信而有征
劉征

古裝劇（一）

影視劇當中有一個很大的類別——古裝劇。其下又分兩種：或架空歷史，或還原歷史。前者不提，只談後者，因為假借了一段歷史，又錯漏百出，便惹來了許多不滿，指責這類劇不該拿歷史開玩笑。尤其擔心它會給民眾一個錯誤的歷史認知。

可即便批評從未停過，編劇和民眾似乎下定決心不受影響，依然對此類題材充滿熱情。但見那古人，生於風雲詭譎之歷史當中，其間嬉笑怒罵，人聲鼎沸。到了結尾，餘者都被歷史所掩蓋，唯有主人公全身而退。這時鏡頭還會給個閃回，那些往事便藉機再現，那樣的波瀾壯闊，幾乎不像是真的。屏幕前的觀眾因為在幾十天甚至幾天當中跟着主人公經歷了一回人生，到了此刻，他甚至比主人公還要失落些。

觀眾十分享受這種時間流失帶來的感覺。功成名就和其後的疲憊感同時出現，一種歷史感便油然而生，既蒼涼又厚重。我們既無須真的付出代價，又可以體驗一種時間的悖論——所得即所失。

況且，我們願意相信這段歷史是真的。主人公的喜怒哀樂彰顯了一種人性，一種生的不容易，重要的是，他的結尾總是成功的。這結局既讓我們感同身受，又讓我們十分欣慰。儘管細考起來，這段歷史當中出現的人物有點張冠李戴，或者年代不對。但都不要緊。因為它滿足了我們的兩點訴求。其一，是迎合了大眾對歷史典故的熟悉感。譬如前清或大唐，被拍得最多。尤其是康雍乾時代、則天女皇，幾乎每拍一部，都會受到關注。什麼四阿哥、九子奪嫡等等。我們當然享受這段歷史，但不是因為它是歷史的，而是因為它是我們熟悉的。

在觀看這齣戲之前，我們對其中的歷史框架早就了然於胸。因而，這故事裏配角的若隱若現就不那麼重要。他們無頭無尾地出現又消失，這也沒關係，我有一個上帝視角，知道這個時代所有人的命運走向。主角不同，主角代表生活的細節，他必須經受一切。事無鉅細，他都得一一戰勝，感受其中的快樂和刻骨銘心的痛苦。之後，才能走完這一生。歷史在這裏是作為範圍被給定了，它是一個邊界。它存在的目的是讓我們可以在其中任意馳騁。所以主角一定要探索一切，撬動一切。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他都得去經歷。借助他的故事和視角，我們才會在歷史框架當中所向披靡，並因而獲得一種波瀾壯闊的生活。所以我們都喜歡看這種歷史劇。它隱藏着「歷史是死的，人是活的」這樣的人本樂觀。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清宮戲僅開國的那幾代君主最受歡迎。因為他們保證了結構的穩定性。在一個向上的或富足的國家，邏輯不是那麼重要。及至後來，洋人的威脅讓這個國家風雨飄搖，結構被打破的恐懼再也無法成就個人英雄主義的幻覺。從這一點來說，我們對於個人作為中心的人本主義的追求隱約建立在強大和穩定的結構當中。那些虛弱的時代不具備這樣的特點。那些陌生的歷史同樣不具備這樣的優勢。它必須要在一段故事當中既交代清楚各種複雜的人物關係，又得表達主角在其中的中心地位。於是稍有不慎，漏洞就會帶來虛假，主角的成功就沒有什麼說服力了。所以，康雍乾清宮戲的受歡迎在中國喜聞樂見，不完全因為它是歷史的，還因為它是熟悉的。它作為一種典故出現，也作為一重盛世的保障而出現。